李彦迪著,《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（丁丑）》,《答忘机堂第一书（戊寅）》（《晦斋集》卷 5）

崔英辰

李彦迪（1491-1553）是朝鲜中期的代表儒者，字复古，号晦斋，籍贯庆州。虽然没有显赫的师承关系，但受到著名儒者金安国的影响开始研究性理学，终成为非常有名的学者。24 岁进士及第，入朝为官，历任要职，但后来受到牵连，1547 年遭流放。在流放过程中，埋头学问，著述颇丰，63 岁辞世。著述有《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》、《答忘机堂》、《求仁录》、《大学章句补遗》、《中庸九经衍义》等。

晦斋的思想在他 27 岁至 28 岁期间同忘机堂曹汉辅论辨时著述的 5 篇文章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。晦斋首先将“无极而太极”解释为“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”，[①]然后如下解释其内容：

> 此理虽若至高至妙，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，则又至近而至实。若欲讲明此理而徒急于冥茫虚远之地，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，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

① 《晦斋集》卷 5，《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》：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，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。

空寂者也。[①]

晦斋并不是否定理是“至高至妙”的存在，即形而上学的实体。他认为理不是在虚远的地方，而是在“至近至实”之处。因此，理是万物存在的实际依据，内在于现实世界，是实理。如上理的这种属性在下文批判忘机堂的“太虚之本体是寂灭”的观点中也得以很好地体现：

> 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谓之寂可矣。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于穆不已者存焉，而化育流行，上下昭著，安得更着灭字于寂字之下。是以心言之，喜怒哀乐未发浑然在中者，此心本然之体，而谓之寂可也。及其感而遂通，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，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。先儒所谓此之寂，寂而感者，此也。若寂而又灭，则是枯木死灰而已。[②]

儒学中所说的无极或寂然不动是为了表现太极（即理）之实体的超越性而使用的术语。但是太极离开阴阳之现象世界便不能存在，故其与老子的“出无入有”以及佛教的空是不同的。[③] 晦斋指出，若老佛是“寂而灭虚而无”，则儒家就是“寂而感虚而有”，这一点上二者有明显的区别。[④]他如下主张说：

> 无极之云，只是形容此理之妙无影响声臭云耳，非如彼之所谓无也。故朱熹曰老子之言有无，以有无为二。周子之言有无，以有无为一，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。[⑤]

① 《晦斋集》卷 5，《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》。
② 《晦斋集》卷 5，《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》。
③ 《晦斋集》卷 5，《答忘机堂第一书》：非若老氏之出无入有，释氏之所谓空也。
④ 《晦斋集》卷 5，《答忘机堂第二书》：此之虚，虚而有。彼之虚，虚而无。此之寂，寂而感。彼之寂，寂而灭。然则彼此之虚寂同，而其归绝异，故不容不辨。
⑤ 《晦斋集》卷 5，《答忘机堂第二书》。

以这种实体观为基础，晦斋又指出“道者，日用事物当行之理”，[①] “是道不离于形器……弃形器而求其道，安有所谓道者哉”，[②] 提出了“道器不离”的世界观。他还指出“夫道只是人事之理耳，离人事而求道，未有不蹈于空虚之境，而非吾儒之实学矣”，[③] 这是他将儒学定位为实学的根据。

忘机堂强调真理的超越性，在修养论上主张“游心于无极之真，使虚灵之本体作得吾心之主”。[④] 晦斋批判这是使心涌向空妙之处，并指出忘机堂的主张排斥儒家传统的方法论“下学而上达”中的“下学”。如前所述，他认为真理内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之中，因此学问应该由此出发。他指出：

> 人在天地之间，不能违物而独立，安得不先于下学之实务，而驰神空荡之地，可以为上达乎？[⑤]

晦斋认为，正是由于天理不离于人事，故极尽人事，就会到达贯通之极致，心中之天理就会变得浑全，从而适当的应对万事万物，左右逢源，成为我的实用。在同样的思路下，他又如下批判忘机堂“主敬存心而上达天理”[⑥]的修养论：

> 此语固善。然于上达天理上，却欠下学人事四字，与圣门之教有异。天理不离于人事，下学人事，自然上达天理。若不存下学工夫，直欲上达，则是释氏觉之之说，为可讳哉？[⑦]

不从经验性事实出发的工夫最终会陷入佛教虚幻空无的观念性世界。可见晦

①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三书》。
②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三书》。
③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一书》。
④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一书》。
⑤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一书》。
⑥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二书》。
⑦ 《晦斋集》卷5，《答忘机堂第二书》。

斋的主张充分反映了他以实为中心概念构成的世界观为基础，批判老佛的虚无，力图将儒学确立为实学的性理学之立场。

朝鲜名儒李退溪曾如下评价《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》：

> 阐吾道之本源，辟异端之邪说，上下粹然，一出于正，深玩其义，莫非有宋诸儒之余书，而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。①

可见，晦斋的思想和学问精神也影响到了退溪，后来形成了岭南士林派的基本风调。

（作者系韩国 成均馆大学教授 / 邢丽菊 译）

① 《退溪全书》卷 49，《晦斋先生行状》